

禾马



浪漫长短调

内容简介

她是个私家侦探，染色体 载的福尔摩斯，
跟踪受雇调查的对象是她拿手的看家本领，

只是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——

这一回，她反过来被跟踪、被调查，

她不但不知不觉不察，

还把他留在身边当助手，更糟糕的是，

她不仅掉进了他的天罗地网，

甚至还一失足坠入他无意间布下的情网，

而雇她的人，竟是他的……

他来找她，原是来者不善的，

正所谓天算不如人算，人算又抵不过天算，

她受雇查的案子竟和他有密切关系？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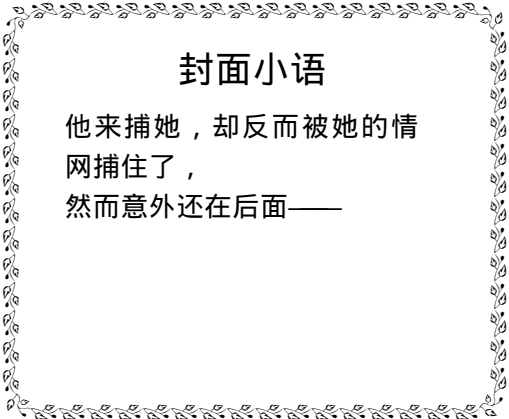
一校：

二校：

打分：

政治：

色情：



封面小语

他来捕她，却反而被她的情
网捕住了，
然而意外还在后面——

星座情缘

“你看，你的月亮在巨蟹座，表示你这个人很恋家，很适合婚姻生活。”

展乔给她的好友一个假笑：“我适合婚姻生活？那所有的尼姑都该还俗嫁人去了。”

王绣真只是微微一笑，继续道：“水星在天蝎，具有灵敏的第六感，所以呀，你选对行了。”

展乔的职业其实不是她选的，说是误打误撞，瞎猫碰死耗子碰上的还差不多。

“金星呢，在金牛座，具有天生的美感，喜爱大自然。价值和品质，你重视的是后者。和你约会，罗曼蒂克的烛光晚餐，或者送你钻石、名贵礼物，都是白搭。带你去浸温泉浴，送你一把泥土，立刻可以获得你的芳心。”

展乔作惊恐状：“哎呀，这些话你对我说说就算了，千万别说给别人听。要是有人有意给我介绍对象，或有男人想追我，人家会以为我是‘存货大出清、大抛售’呢。送把泥土就算下聘了？种花还要施肥料呢。而且告诉你，王半仙，我喜欢浸温泉浴和按摩浴，很多人，不分男女，全部在一个池子里那种。”

“浸温泉浴和大众浴池差不多啦。”绣真往下接着说道：“你这么说的，就符合了你火星在射手座的个性，喜欢冒险。唉，又和你的职业吻合。下一个也是，木星在巨蟹，你呀，人道主义者。”

“等一下，等一下，”展乔伸头看绣真为她排的星相图，“我明明是天秤座，怎么你说了半天，一个天秤也没有？”

“有啊。你的土星就在天秤，很能守成哦，非常有责任感。因为太有责任感，有时便过度认真，好在你的太阳也是天秤，这个部分的你，开朗、乐观、不拘小节，所以可以均衡一下。”

“没有啦？”

“准不准？”绣真问着，眼睛望向一位拿着两只花瓶看了老半天，拿不定主意该选择哪一只的女客，悄声对展乔说：“那个，犹豫不决，三心两意，八成是双子座。而且她一只也不会买，她会回去想一想，下次来再决定。”

展乔掀掀眉，转身询问：“小姐，能不能请问你是什么星座？”

“双子。”她答。

“准。”展乔向绣真竖起大拇指。

“你们对星座有研究吗？”女客兴趣盎然地凑过来。

“不是我，是她。”展乔指指坐在桌子后面的好朋友。

“可不可以帮我看看？”女客央求。

绣真于是问了她的出生年月日，很快把她的星相排出来，并一一帮她解析。

她每听绣真说一段，眼睛就睁得大大的猛喊“对对对。”，或“就是这样，一点没错。”，或“准耶，好准哦。”

应她的要求，绣真也为她的男朋友排了星相，细说他的个性和习性，女客又是一连串的准准准，对对对，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临走时，女客说：“那两只花瓶我都好喜欢，可是没法决定买哪一只。我回去想想，下次来再买。”

她走后，展乔和绣真相视大笑。

“我看你在店门口挂个招牌好了，王半仙在此候教。”展乔打趣道。

“我只是研究来好玩的，也不是见人就玩。”

“好吧，招牌上再加句话，‘王半仙在此候教，想玩才玩’。”

“谁想玩？谁不想玩？语焉不详，末了搞不好自找麻烦。”

门上挂着的风铃叮当一串响，又进来一位客人。

“欢迎参观。”绣真照例微笑说道。

那人回个笑，便背对她们，站在陈列柜前，浏览柜内的陶艺品。

“可以打开拿出来看。”绣真说。

“好，谢谢。”他应道。

“楼上也有，可以自由观赏。”展乔对他说。

他没应声，不过听她这么一说，便转身上楼去了。上去之前，展乔注意到，他瞥了她一眼。

“他大概纳闷我到底是男是女。”展乔向绣真嘀咕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没看到他看我的眼神啊！”

绣真噗哧一笑：“神经，你得了职业病了吗？人家看你一眼就那么多心？他未必是看你呢。”

“怎么？告诉你，有些男人偏偏欣赏一点也不女性化的女人。”

“意思是你看这一个挺顺眼啰？”

“嘿，要让我看顺眼可没那么容易。”

“这样吧，哪天你遇到了意中人，我帮你看看他的星相和你合不合。”

“你不如现在替我排排看什么星座的人适合我，我见了合意的，先问他什么星座，不对就不必浪费时间。”

“哪有这样的？你这是要我照你的星相编排一个和你恰恰相配的人嘛。我编排得出来，你不一定找得到五行星座完全符合的。”

“你忘了我是做哪一行的了？你尽管编你的，至于人在何方？管他在水一方，还是在山的那一边，我展某人出马，岂有找他不着的道理！”

“是是是，展大侠。”绣真好笑地摇头。

不一会儿工夫，绣真当真为她排出了个相配星相。

“金牛座。”展乔拿起那张纸，“呀，半仙，你真是

深得我心哪，替我排了一头金牛。”

“这头金牛不会下金蛋的。”

“男人如果会下蛋，女人就省事了。”展乔爽朗地笑，“其实啊，找个家财万贯的，等于有了一座金山，蛋也不必下。笨蛋才去结婚生蛋呢！”

风铃再度叮咛响，进来的人正好听到展乔的话，便接口问：“在说谁啊？”

“展大侠呀，她打算退而求其次，当藏在金屋里的娇了。”

“嘿，我有那么娇吗？告诉你们，最现代、最聪明的关系，是和有家有室有财有势的男人在一起。不是同居哦。他的家业都在外国，一年为了生意回来两三次。

“他回来时，就做他亲爱的小女人，他走以后，留下一大笔置装费、生活费，及其它等等费用，足够你挥霍到下次再见。因为他儿女已经成群，你便不用为他传宗接代，他要的只是个能让他觉得青春永驻，仍然老当益壮的 ~~孕妈咪~~ 伴侣而已。

“女人呢，乐得有钱拿，又被骄宠，同时依然享有逍遥自在的单身生活。”

“照你这么说，哪个女人敢结婚啊？”刚进来的女人咋舌道，“已经结了婚，老公又事业有成，生意做得很大的，不都岌岌可危？”

“所以我和王半仙都不结婚啊。”

“别把我扯进去。这种 ~~孕妈咪~~ 关系，本人敬谢不

敏。”

“展大侠，你不会吧？”

“说不定我已经‘入会’了，你们不知道而已。朋友面前嘛，总要保留点形象。”

展乔挤挤眼睛，把那张纸折起来放进口袋：“我要走了，我和我的金牛今天就有个黄金约会。”她拍拍口袋，“这个呢，我去和他核对核对，假如他的五行星座和我不谋而合，看在后半辈子可以依赖他，说不定最后可以分点遗产的份上，我也许考虑做他的娇。”

她笑着离开，绣真对着她留下的关门铃声摇头。

“她说什么五行星座合不合？”

绣真好笑地说出展乔要她排的相配星相。

“哎，我今天就是特地为这个来的。我姐姐也要请你排一排她和她老公。”

许多来绣真的陶艺店的顾客，都是来过便欲罢不能的一再被吸引回来，而后都和这位随和、气质脱俗的女店主成了朋友。展乔也是。

最近绣真闲时研读一些星相学，研究出一些心得，因趣味而替一些熟客做星相解析，不料大家口耳相传的通告，都来找她，仿佛她忽然间成了星相命理专家。

展乔是今天路过进来坐，绣真一时兴起，顺便为她看了看她的星相。

整天坐在这间开了有五年的店里，绣真年纪虽轻，阅历却不少。和展乔认识虽然只有一年多，她知道她那么说，玩笑和讽刺是真的。这个为人行事皆豪迈直

率的女子，才不会等而次之地去给人金屋藏娇呢，更不会牺牲色相和尊严，委身于老得足以当她爸爸或爷爷的男人，只为图慕虚荣和不劳而获。

绣真已经三十好几，仍待字闺中。数年前一个交往不算短的男友忽然娶了别人，她相依为命的母亲才说出她老人家年轻时被负被弃的遭遇，之后绣真便开了这店铺，取名“浮生散记”，自此对感情和生活皆执淡泊之心。

绣真写下对方告诉她的出生年月日时，楼上的男人下来了。

“哎哟，这个……”她对面的女客小声说。

绣真本来没留意，这时便多看他一眼，果然生得眉目俊朗，身形修长。不过外表美丑是其次，绣真欣赏的是他那股随意而自在的气息。

也许和他的穿着有关。布料显然已洗过很多次，看来十分柔软，未经刻意烫整的格子衬衫，已经穿得折缝都不见了的灰色长裤，以及皮边磨损的皮鞋。

不知何故，绣真想象着他和展乔那个不注重穿着的女子，两人配在一起应该颇相称。

“你这里还替人排星相算命吗？”他问。

绣真微笑：“没有，我只是对星座有兴趣，和朋友玩玩而已。”

“什么啊，她算得好准哦。”她面前那位常客大声说，“不相信，你告诉她你的出生年月日，试试看就知道。”

他没作声，只是微笑着。

他若不试，岂不就是不相信她吗？绣真一旁想着他或许因此而为难呢。

“真的只是好玩而已，不是算命。”她解围道。

她还不想替陌生人排呢。然而说不出个所以然地，她却对这一个颇有兴趣，想看看他的星相为何。

他思虑了片刻，耸耸肩说道：“好啊，有何不可。”当下他告诉她出生的年月日，绣真很快找出他的五行星座。当她一一在纸上列出时，不禁暗暗吃了一惊。

因为并不相识，她又不是摆命相摊的，绣真没有说出他的各星座详细内容，只把那张纸递给他。

“太阳是你的本命星座，代表你的潜能和人生观，金星主才艺，水星是知识领域方面，木星主理想，月亮象征情感，土星主本性，火星主本能。”她简单地向他说明。

他接过去，看一眼，和展乔一样，折起来放进衬衫口袋，露齿一笑：“谢谢你。”

“不客气。”由于他转身朝门而去，绣真加上一句，“有空欢迎常来。”

他点个头，走了。

而绣真还处于惊讶不信中。

他的星相和她为展乔排的相配星座，一模一样。



展乔回到“南侠侦探社”，第一件事先听电话录音

机的留言。

一通也没有。她耸耸肩，随手把一大串钥匙往桌上一丢，坐下来，双腿跷到桌上。“南侠侦探社”一共两个人，老板包缜，和一名职员兼助理兼秘书兼跑腿兼打杂，她，展乔是也。老板不在，到外地出差，她最大。

展乔原本在这里同一层楼另一间事务所上班，她拍桌子不干那天，气冲冲经过“南侠”，正好看见门边贴了张“征行政助理”的启事，想也没想就推门进去。

“我正在等你呢。”包缜气定神闲地坐在桌子后面对她说。

“嘎？”她一时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。

你这种愤世嫉俗，看不顺眼就要发作的个性，怎么会去事务所上班嘛。到我这来就对了，侦探社专管闲事，最适合你这种多事性子。我这儿叫‘南侠’，你叫展乔，念快点，恰恰是南侠展昭。我姓包，你我注定要合作。你就从现在开始吧。”

如此这般她就进了包缜的开封府。而没几天，那家事务所便关门大吉了。说也奇怪，展乔从大学毕业后换了几份工作，每一个地方都是她离职不久就倒闭的。她都没待多久就是了，最长的一次是半年。独独在“南侠”，一做至今三年。

其中当然不乏又有激起她侠义性情的时候，但是有包老板大人一旁不时开导又开导，不知不觉磨掉了她个性中一些棱棱角角。

这次老包出差前交给她去办的案子，可差点气得她当场吐血。

她在绣真店里说的现代 ~~马棚里~~ 男女关系，不是说故事，而是真有其事。她刚结束的案子中的男主角，便是上了年纪不认老、不安分、多金，以为常尝幼齿有益他壮精活血的那种老不修。

所不同的是，这个男人想和小情人做长久鸳鸯，而为了要有个理直气壮的理由离掉他结婚将近四十年的糟糠之妻，他反过来诬指她有外遇，苦无证据，所以要雇人帮他的忙。

此翁是香港富商，老婆住在香港。展乔纳闷他何以不就近找香港的私家侦探。

他的解释是他是颇有身份地位的港绅，鲜少有人不认识他，而家丑嘛，总是不宜外扬，故而经人介绍大老远找上“南侠”。

展乔猜想他老婆八成是徐娘半老、风韵犹存型的美艳妇人，岂料她姿色平庸，身材矮小圆滚滚，毫无曲线可言，更无半点风韵。

所谓她的外遇对象，是有家室的，夫妻俩一个是她的司机，一个是清洁妇人。那司机见了她恭恭敬敬的，哪有丝毫情人状？她也不是常住香港，多半时间和已成年的儿女住加拿大，香港的住处是一家大酒店楼上的私人套房，她老公指称她和外遇对象幽会的地方。酒店还是她的呢，所以她三不五时会去视察一下。

整个情节像一出陈腔烂调的电视剧。男的了为了贪

图女方娘家的钱财娶了她，待他藉势平步青云，自觉身价今非昔比后，开始不安于室，最后想摆脱黄脸婆，又担心落个一文不名，连当小情人长期饭票的资格都没有了，于是出此下下烂策。

展乔是拍到了富婆和司机一同进出酒店及套房的照片，但捉奸也得捉在床才能成立。

跑一趟香港，花了许多精神和体力，发现是这么教人啼笑皆非、气愤填膺的结果，展乔好不懊恼。

虽然她只要把调查结果交给委托人，他是否离得成婚、能否如愿和年纪小他一倍的小情人双宿双飞，与她毫不相干，她照拿她的酬劳，但是她实在按不下那股不平之气。

老包打电话来时，展乔一五一十地报告。

“所以你溜出去散气啦？”

“你调查我啊？电话录音机没有你的留话呀。”

“我又不是你老公，干什么调查你？我打电话给你是有要事，留话，说什么？‘我是老包，等一下我再打给你。’那再打就是了，何须废话？如果我说：‘我的电话号码是伊伊伊你回来打给我。’我又不一定在，你打来，再留话，我再打回去……没完没了，越洋电话哪。我时常说……”

“当花便花，该省则应处处开源节流。”展乔接道，一面偷笑。

“咦，一字不少的背下来了嘛。”老包很满意。

“你的要事还没指示下来呢。”

“闷得慌，是吧？你很快就会有伴了。”

“你要给我做媒啊？”

“你还不到退休的时候。”

“晔，到那时候我还嫁得出去吗？”

“这你就不懂了，到那时候还要你的男人，才是真心真意，一心一意只想和你长相厮守的。”

“恐怕到那时候也守不了多久了。”

“短暂成为永恒，最美的一种。”

展乔大笑：“要事，老包，要事。再扯下去，你的电话费账单才是永恒。”

“等一下，我刚发现我又说了一句隽永的哲理……好，我陶醉完了。现在，言归正传。我突然领悟到我自己太苛刻了。我决定这里的事办完后，放自己一个长假。事实上，我……唔，在半个钟头之内就要登机了。”

展乔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：“哎，老包，你不是要退休了吧？”

“嘿，童言无忌。我说的是放假，我要去度假。”

“你说放‘长’假，多长？”

“少则一个月，多则三个月。”

“那这边……”

“你看着办呀。”

“我？”

“和你的助手。”

“我的助手？我哪来的助手？”

“我给你找的嘛。”

“你在马来西亚登报，叫人来 裁市应征？”

“我还在新加坡、香港也登了报呢。总之，今天应该就会有人去应征了。对了，你最好用个男的，以后跑腿之类的杂事，叫他去做就好。”

“老包，我看不需要吧。七、八、九月是淡季，通常生意冷清得教人发闷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你去度你的假，我真忙到不可开交时，再找人不迟。”

“你又不懂了。正因为是淡季，所以才是好时机，你既然闲着，就替我训练一下新人，调教调教，等忙起来，刚好派上用场。你在‘南侠’三年了，差不多该升职啦。”

“说得有理。”

“老板永远是对的。”

“是是是，包大人明察秋毫。既然如此，属下感谢大人提拔。”

“好好干……哟，我要登机了。祝我假期乐不思蜀。”

“喂，老……”他挂断了。他故意“忘记”告诉她去何处度假，这表示他销假回来之前，不会再和她联络了。

展乔耸耸肩。好吧，兵来将挡就是。

老包不知究竟多大年岁？他看起来似乎大她没几岁，却非常老于世故。和他共事、相处三年，不见他有约会，似乎除了回他的王老五狗窝，就在办公室，

因公出差时，问他可有艳遇，他的眼光仿佛她是在问他是不是同性恋。

展乔不知道他为何情愿当“寡人”，她自己呢，她妈妈和一些好友都劝过她不要做这一行，日后人家知道她在侦探社待过，哪个男人敢娶她？她一辈子都别想翻身了。

在此三年，接到最多的案子，便是男人有外遇，而且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。

“别的男人都有外遇，我怎么可以没有？”很没面子似的。

在展乔看来，身为女人，会让人感到没面子的应该是那些做老婆的。大多数都是“只要他肯回心转意回家来，一切既往不究”。你不究，他未必会因此心怀感激感到内疚。不翻身也罢，展乔想，除非遇上个正字标记的男人。但，难哦。

忽然想起她的相配星座，她拿出口袋里那张纸，晒然失笑。

“月亮在巨蟹，”她念道，“和我一样嘛，恋家。唔，这个好，恋家的男人不会变坏。”

水星在水瓶座，不畏艰难，越挫越勇型，心思剔透。绣真还把特性也写了上去。

展乔哈哈笑：“这个绣真。没错，像我这种吃‘铁牛运功散长大的钢筋铁骨难缠女人’，”她有一个朋友曾如此形容她，“非得有超凡的勇气和耐力，才能赢得本大侠的芳心。这才像话嘛，什么浸温泉浴、一把泥

土。”

她向来不相信算命啊、星相什么的，在绣真那儿，纯粹是凑兴好玩。现在她还是不信，不过她开始觉得这东西蛮有意思的了。

展乔正看得兴起，忽然听到敲门声，不得不抬起头。

哟，生意上门了。

一位老先生，年纪应该在六十上下。人老心可不老。夏威夷花衬衫，米色热裤，白色轻便鞋，头上一顶藤编帽，穿得年轻又花俏，俨然火鲁奴奴海滩上的观光客。

不知他是“遗失”了他的小情人，抑或是怀疑自己戴了孕妈咪绿帽子，故而来此花钱寻人或跟踪调查他的小情人？

展乔的好心情一下子被他的出现破坏了。尽管是淡季，她也实在不想理他。

“请问……”花俏老先生环视不到二十平方大的办公室。

展乔更火大了。怎么着？她不像负责人吗？

“有何贵干？”她冷淡地问。

老先生走了进来：“小姐，你是这儿的负责人吗？”

“一号负责人外出公干，我是二号。你找哪一个？”她的口气不大客气。

她不想对这类老不修客气。

“只要能帮我找到我要找的人，”老先生自行拉了